

长篇系列小说

1247.5.6

1-136

刑事

档案

DALIGAI

第一辑

黑木 刘可 著



A1041227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刑事档案. 第1辑: 长篇系列小说/黑木, 刘可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 12
ISBN 7-81087-142-0

I. 刑… II. ①黑…②刘… III. 侦探小说—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0921 号

刑事档案 (第一辑)

XINGSHI DANGAN

黑木 刘可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张: 9.37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35 千字
印 数: 0001 ~ 3000 册

书 号: ISBN 7-81087-142-0/G·009
定 价: 17.00 元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发行部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8390572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E-mail: cpep@public.bta.net.cn

目 录

劫案始末

(3)

漂亮女人冷红在被子弹击中的那一瞬间究竟想到了什么？在我向你们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她已经不可能回答我们的问题了。这个女人在作出改变她命运决定的那一刻在想什么？当事情向着恶性的方向迅疾地发展延伸的时候，她有没有想过挽救？她是否有过悔恨和懊恼……

谜案追踪

(33)

市中心的洗浴中心，赤身裸体的男人被残忍地杀死。杀人者是谁？所有怀疑的目光全部指向洗浴中心编号 618 的按摩小姐。究竟是不是她杀的人？杀人的动机又是什么？当谜底揭开的时候，我们发现……

复仇

(103)

劳改释放的马强，发誓要向把他送进监狱的李丽和周刚复仇。一夜之间，周刚死于非命，李丽下落不

明，尸体旁边扔着一只女用皮鞋。到底是李丽为情行凶，还是马强报复杀人，侦破中案件悬念迭起，扑朔迷离……



死亡之吻

(175)

浪漫的夜，都市酒吧的一角，她用唇与他忘情地拥吻过后，男人却痛苦地倒地死去。女人的红唇有的不只是诱惑，还有生命的威胁。是什么让她将香泽变成了致命武器。她和他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白色小提琴

(237)

小提琴，能演奏出天籁之音的乐器，却被变成了盛满罪恶的潘多拉盒子。几个柔弱的女人，她们的温柔令人沉醉，却也抽丝般侵蚀你的生命。刑警队长抓获抢劫犯的同时，更意外地扯出了一个贩毒团伙。风姿卓越的女人如何成为疯狂的贩毒者，爱情和生命究竟哪个重要……



后记

(291)

刑事

XINGSHI 档案

DANGAN

之一

劫案始末

冷红在被子弹击中的那一瞬间究竟想到了什么，我已无法考证。因为在我向你们讲述这个以她为主人公的故事的时候，她的所有思维和想法已经随着她身体机能的死亡而彻底失效。这样一来，虽然给我透过这个奇特案件的表象演绎背后故事的种种可能设置了障碍，但同时也使我的写作因此获得了极大的自由空间。这个女人在作出对她命运致命性决定的那一刻是一种什么样的思考方式、审视角度，怎样进行的推理和判断，当事情向着恶性的方向迅疾地发展延伸的时候，她又是否预测到那无可收拾的结果而进行过理性的挽救，我无法知道；她是否有过悔恨、有过懊恼、有过对自己行为的反思，我也无法知道。现在，我对故事的展示只能按照A市刑警队向我提供的案卷里的零碎的情节脉络来尽可能合理地进行了。

那天早晨，为了实现她酝酿已久的想法，冷红找到了开电子游戏厅的胡强。我或者可以想像冷红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这里的。我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坏女人，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她并不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坏女人，这一点请大家务必相信我。因为据

我了解，除了这个案子以外，冷红在刑警队里的档案上并没有任何涉及犯罪的“底子”。我甚至可以断言，作出这样的选择和判断对于她来说也是第一次，就像作为少女初次进行某种生理活动时忐忑不安是在所难免和理所当然的一样，至于前后两者从社会伦理角度而言其性质相同或者不同，大家自然心里有数。冷红以往受到的家庭和社会教育以及她的性格和生活经验，是否对她最终走到这一步必然发生影响，我深信不疑。平心而论，冷红的智商是否太低我姑且不论，这个女人的心计和出招儿的确是太狠毒了一点儿。

胡强的电子游戏厅设在 A 市一条脏兮兮的土街中央，门前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贸易市场，这里永远是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在我们日益发展、日益美好起来的城市里，像这样的贸易市场仍然随处可见。在作为我的故事背景的这座城市里，这条市场像游戏厅的老板胡强一样臭名昭著。

曾经“三进宫”的小混混胡强有点吃惊、有点纳闷冷红会出现在他的面前，并且看上去是为什么事情有求于他，因为他知道这个平日里花枝招展、冷艳傲慢的女人是这一片儿最有钱的陈老板的儿媳妇。胡强那明显带着邪恶的眼神，咧开的嘴里参差不齐的黄牙齿和呼出的隔夜酒臭叫冷红恶心得要吐，她非常知道在这个地方平时她是不屑和这样的人对话的，再说眼前的男人多么粗俗丑陋哇！她极有可能在这时有一点后悔，但是强烈的报复心理使她断然否決了自己的悔愧和胆怯。

十几个小时以后，冷红靠在一辆翠绿色金属漆夏利出租车的后排坐位里，沿着一条笔直平坦的国道向郊区飞驰而去，也就是说按照她对事情的设计正以每小时 100 公里的速度向前进行着。她的心很乱吗？她的心很平静吗？她有一点点兴奋吗？这些本应在这时出现在这里的文字，我无法把它们纪录下来，因为我无法确定它们。车上的录音机正播放着一首流行歌曲：“……你冷冷地笑，让我说个清楚，这次到底谁赢谁输……我拿幸福当成了赌注，

输了你我输了全部……”近乎疯狂的旋律灌满了车厢，又从车窗的缝隙挤出去，被风撕碎后洒向路边的田野。可以想像当时路边的广袤田野里，稻穗正被和煦的秋风摇动着，轻轻敲打农夫们幸福的心，油菜花灿烂无比，善良纯朴的农妇正在享受自己一年到头的好心情。而这时，司机透过反光镜偷偷看了我的女主人公一眼，他可能感到这个女人有点儿漂亮，比满街筒子里走来走去的中年女人都要漂亮一些，就随便想起了流传甚广的一句老话：“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也可能他并没感到女人的漂亮，也没想起什么有关女人的古语，甚至根本没有从反光镜里看一眼身后的女人。因为在他这里，这个女人只不过是他的一个“活儿”——就像美发厅和桑拿浴房对客人一律视为“活儿”一样，他只是在算计着此次行程到达终点时计价器屏幕上将会显示出怎样的数字，而这些数字对他心情的影响是最直接的。他知道，每天他装载的这些男人女人们和他只在车费的数字上发生关系。而其他事情不是他一个出租车司机能管得了的。而我却不可以不关心这个女人的年龄，在刑警队提供给我的刑事档案里，我看到这样几组信息：冷红，女，1965年9月22日出生，就是说她应该是36岁。在学历的一栏里填写的是：初中。

按照胡强告诉的地点，冷红来到了郊区的那个屠宰场，见到了她此行要找的一个叫朱贵的男人。此前，冷红只是吃过猪肉、牛肉、羊肉，但绝对没有来过屠宰场，这里的血腥气味让她窒息。就如此前她只是听说过一些劫持人质和绑票的故事，而今天自己却成了其中一个故事里的贯穿人物一样，心情自然有些不同。但是阳光却一如既往地照耀着它该照耀的地方，包括36岁的女人冷红和墙角里与她对峙的两个肮脏丑恶而又陌生的中年男人。在认定了那个矮矮胖胖的秃顶连鬓胡子赤红脸的男人就是朱贵以后，她并没有问朱贵站在他旁边的另一个男人是谁。如果问问，如果坚决地摆脱他的参与，我的故事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但是她没问，她大概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干这种事你还有那么多

的挑选余地吗？还有那么宽松的心态吗？那是不可能的。在冷红看来，朱贵的形象就是那种干宰杀行当的典型人物形象，比如小时候看的小人书里有个被鲁智深三拳打死的镇关西。叫她有点异样感觉的是，站在朱贵身边一直冷眼旁观的那个瘦高个儿男人竟有几分潇洒倜傥的样子。他的脸很白，让她不由自主地想起“病关索”杨雄。这是这个女人没有想到自己的故事里会有这样一个人物，就像她没有想到事情竟会发展到如此不堪回首的结果一样。

“钱，拿来了吗？”朱贵的声音不像是从喉咙里发出而像是从屁眼儿里挤出来的。冷红故作镇静地装成江湖大姐，像多少次做过这类事情一样，她尽可能不让自己的手发抖，但是当她把5000元钱举到男人们面前时，她十分不情愿地发现自己还是发抖了，不仅仅是手而且是全身。

“怎么这么少？胡强说你给4万。”冷红蓦然间发现在这种交易进行时，发抖的不仅仅是她自己。朱贵发出声音的地方——不管是喉咙还是屁眼儿都仿佛痉挛了。他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像一堆烂石头。“事成之后再付另外的3万5。干还是不干？”冷红好像在这一瞬间真的成了大姐大了。“操！废什么话呀你？”瘦高个儿男人脸更白了，伸过青筋裸露的大手，一把抢过钱去，说道：“姐们儿，做完我上哪儿拿钱去？”“病关索”的膛音很重，他的话像是从一条隧道里发出来的。“到时候打电话给我，你们放人，我交钱。”“病关索”嘿嘿地冷笑了：“这年头，啥新鲜事儿都有，还有绑架自己老爷们儿的。”

“我啥也不为，为了教训教训他，叫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冷红恶狠狠地说完这话，感觉自己的面孔和朱贵一样凶恶和丑陋。

朱贵说：“你发誓你不报警？”

“废话，我吃饱了撑的？”

在过去的大约几十年里，我们在中国大陆对于“妓女”和“绑票”这样的名词其陌生程度就如同恐龙、鸭嘴兽。而现在，暗

娼几乎遍布我们所有的省市县；有关绑票的故事几乎每座城市都经常存在和流传，这些就自然而然地被大家像熟悉某种蔬菜一样熟悉了。

在一个阳光明媚得与往常没有什么不同的下午，一个女人同两个男人之间以4万元人民币为筹码，达成了一个关于劫持绑架另一个男人也就是这个女人的丈夫的协议，这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这全是真的。女人的目的非常简单，她发现自己的丈夫跟别的女人私通，以致她长期以来心理极度失衡，她要以这种极端和特别的方式来狠狠教训他一顿；男人的目的更是简单——挣钱，就像油菜地里的农妇们在把自己的产品带到市场时的目的一样。于是在这样一个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平平常常的小城市里，一个荒唐的有关绑票的故事就这样一环接一环地展开并进行下去了。

陈三宝就是与众不同，每次到儿子家来，手里不是托半斤猪头肉，就是提二斤苹果，价值就没有超过10元钱过。今天他进儿子家的门，拎着一把水萝卜。这位腰缠几百万的废钢公司的“老总”也真是拉得下脸来。

现在的中国，有钱人之间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又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他们虽然分属城市无业人员、企业供销人员和高智商知识分子三个部分，但是却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和90年代中期这三个阶段，在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下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下，遭遇机会如鱼得水，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他们虽然行当不同，但是在某些作为和兴趣上却出奇地一致，如送礼行贿、偷税漏税、黑白两道，明里是人、暗里是鬼，修桥补路、扶贫助学、赞助体育运动，赌博、召小姐、包二奶，等等。63岁的陈三宝从市物资局的金属回收公司的普通工人到给自己的公司当老板这条道路走了10年时间，这其中的创业史他自己心知肚明，别人也心里有数。陈三宝与别人不同的地方是，他决 not 包二奶，一方面他吝惜钱财，另一方面也

确实表现了他的聪明。他说，只要有钱，小姐娘们儿有的是嘛！为啥要弄个固定的？夫人故去近7年来，这位老嫖夫在性生活方面一点都不寂寞。有一次他在富豪洗浴城嫖娼叫公安局“嫖办”抓了个“现行”，他还理直气壮：“谁知道你们咋回事儿呀？一会儿开放，一会儿不开放？”当场从大哥大包里点了5000元钱交了罚款，心疼得要死要活，他强打精神跟一帮警察胡扯，说：“要我看哪，应该向人家日本学习学习，开辟红灯区，把妓院大大方方办起来，定期卫生检查，定期纳税，省得夹夹咕咕，又要养婊子，又要立牌坊。它既符合人性，又繁荣经济，没听人家说‘繁荣娼盛’吗？再说男人都是花心，一个老婆根本满足不了本性当中决定的‘多妻主义’思想。封建社会，皇上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王公贵族妻妾成群；解放以前，地主、富农、资本家，哪个男的没有姨太太？我听说一夫一妻制实际上是叫基督教给闹的，咱们国家不是从解放以后才开始实行的吗？另外还有很多特殊情况，你比如说我吧，老婆死了7年了，这7年我干啥？总不能上五台山练武术去吧？我需要女人，我有钱，我就是个生意人，又不是政府官员。”嘿！说得警察们大眼儿瞪小眼儿，傻了。其中一个当官模样的笑了笑说：“别说，这老爷子还真有两下子！”因此，陈三宝对儿子陈中养“小妍”并不赞成。自打听说陈中在外面有了情况以后，他暗地里软的硬的说过儿子几次，发现儿子并没有收敛的意思。中国有句老话叫“劝赌不劝嫖，劝嫖两不交”，这种事儿真的是劝不了的。陈中依然故我，而且有点变本加厉。陈三宝心里明白，百精百灵的儿媳妇冷红不可能没有察觉，而且她绝对不是个“省油的灯”，如果把她逼急了，指不定做出什么事情来。陈三宝给儿子投资50多万元，叫他开个饭店，想以此拴住他。没想到的是，陈中摆起了大老板的架子，整天在办公室里邀集一帮男女闲人打麻将。跟情人的约会也更加明目张胆地在饭店里进行了。陈中从小没有独立生活过，19岁开始家里有钱了，吃香的喝辣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惯了，他要想干什么十头牛都拉

不回来。再说，你凡事儿用用脑子呀！他可倒好，满脑袋糍子！陈三宝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下策了：他决定用钱来买通冷红。陈三宝的人生经历和人生哲学，叫他认准了一个理：有钱能使鬼推磨。他给钢铁公司管事的甩钱，掺了泥土和石头的废钢铁不是照样可以通行无阻地进入这家国有大型企业吗？100吨的货他不是居然可以拿到110吨的钱吗？他给桑拿小姐多加100元钱小费，小姐的脸灿若桃花，侍候他比侍候丈夫还尽职尽责。何况只是叫她冷红装聋作哑，这还不是小事一桩？今天，陈三宝来儿子家的目的，就是要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冷红，稳住她的心。

父亲轻而易举成了富人，叫37岁的陈中的心里缺少了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就像我们身边很多人一样，大量涌进腰包里的钱把他们“烧”得坐卧不安，为了印证自己是有钱人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不可能使用贴标语喊口号的方法，要是不用花钱的方式为自己挣得有钱人特有的面子，他们就会憋得浑身起包。曾经是化工五厂工人的陈中不再上班了，他穿一身名牌儿西装，袖口上的商标故意留在那里，终日招摇过市，看见熟人就请人家吃饭。每天除了喝酒、唱歌、洗澡、玩女人，不知还能做些什么事情。三个月前他甩掉了第四个情人，又挎上了一个新的情妇，而且更加有恃无恐。“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陈中的种种表现引起了冷红的警觉，几经明察暗访，她确切地得知了丈夫曾经的艳史和现在的秘密。冷红是谁？冷红是从小到大街坊邻居、老师、同学、同事、领导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小辣椒”。谁不让她有好日子过，谁就别想有好果子。陈中那副傻头傻脑、大大咧咧的样子叫她厌恶，要不是陈中的爹腰缠万贯，她冷红靠在这棵老摇钱树下能享福、能摆谱，她这个人能在半夜三更一刀子把陈中剁个半残。三年来冷红跟陈中耍过悍妇威风，玩过温柔贤惠，甚至摊过牌盯过梢，可陈中就是个装傻充愣，“死猪不怕开水烫”，冷红只好再想一个毒一点儿的招子了。经过再三思考，冷红想，陈三宝虽然挣了几百万块钱，但他却是个“拉屎拣

豆瓣儿吃”的守财奴；陈中虽然浑犟犟，但却是个胆小鬼。老娘我何不游戏他们爷俩一把，玩儿它个心跳呢？这一招儿，一是可以叫陈中那个挨千刀的明白明白，你媳妇儿不是他妈好耍的！叫他吃个哑巴亏，像身上爬了个跳蚤，刺挠、闹心，想找还找不着；二是可以叫老头子使劲儿花点钱，叫他心疼死！反过来他就该管一管他那宝贝儿子了。自己呢，通过这一招儿也建立个小金库，省得在他们爷俩面前抬不起头来。

陈中正在家里的大厅给鱼缸里的鱼喂食儿，重重的敲门声把他吓了一跳，赶快过去把门打开，见是老爷子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把水萝卜。陈中笑了：“哎哟，陈总来了，您来就来呗，还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吗？”说着接过水萝卜：“嗨，这水萝卜！多水灵啊！挺贵的吧？”

“你别跟我贫！他妈的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个防盗门就是不锁，这烂门，一脚还不就踹开？冷红呢？”

“跟一帮狗男女玩儿去了。”

“你俩这几天咋样？你个老爷们得懂得降住媳妇儿。”

“这年头谁管谁呀？”

“我孙子呢？”

“写作业呢。”

这时冷红回来了。“爸来了。陈中，赶快上街给爸买两条鱼炖炖吃。这一天的也不知道吃点啥好。”冷红这个女人，心里对你满是仇恨，表面上却让你看不出来。这叫“恼在心里笑在脸上”。

“不用了，煮点儿面条儿，水萝卜蘸酱。”

陈中带搭不理地坐在那里，冷红进了厨房，一脸的奥妙。

一辆破旧不堪的老式“东风”牌大卡车艰难地行驶在郊外的公路上。驾驶室里，朱贵一根儿接一根儿地抽烟，唠唠叨叨地说：“王林，这他妈的破车，什么时候能到？”

被叫做王林的男人就是那个瘦高个儿的“病关索”，他开着车，不说话。汽车发出乱七八糟的响声，说明这车的状况已经到了极其糟糕的程度。

“我说你这人咋这么不爱吱声？”

“操你妈，你有病啊！咱俩干完事儿各走各的，你哪那么多废话？”

朱贵和王林是通过胡强接的头，听说这家伙杀过人但没杀死，受了8年罪，刚刚出来。王林不说话，朱贵心里刺挠；王林这一说话，朱贵就剩下哆嗦了。朱贵偷着眼看看王林，王林叼着烟卷儿，没事人儿似地开着车。见他这般沉稳，心里更没底了。破车忽然抛锚了，朱贵想发作但是没敢，嘀咕着：“操，这回完了。”王林说：“你咋这么啰唆？要知道你这样，我雇人把你绑了算了。”说完跳下去钻进车底下。当王林勉强把破车鼓捣到一个叫红旗镇的小镇，开进一家汽车修理厂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俩人找了一家叫做“人和”的小旅店住下了。

陈三宝吃完面条，嚼着牙花子来到客厅，问陈中：“你那个饭店咋样？”

“对付呗。”“河南那笔款星期一就过来了，你给我转过去。”

陈中眼睛一亮，忙问：“多少？”

“70万。”

“爸，能不能借给我10万？”

“干啥？”

“有一批木材……”

“你拉倒吧，现在谁还干那个？你把你那个饭店看住就行了。”陈中的话被老爷子噎了回去，觉得没趣，拿起衣服出去了。

“这个吊儿郎当的东西！哎，冷红啊，你们俩最近咋样？”

“就那么回事呗！”

“陈中这小子他妈死得早，前几年我做买卖忙，把他惯成个任

性的脾气。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再说孩子也这么大了……”

“要不看孩子我一天都不跟他过了！他以为他是谁？”

看冷红说来劲儿就来劲儿，陈三宝用商量的口气说：“冷红啊，你也别闲着，我给你划过来10万元钱，你做点啥。”

冷红先是一愣，随即跟上一句：“现在10万元钱好干啥？”

陈三宝顿了一下说：“那就15万。你明天上午就到银行去提。”

公公的决定令冷红大为吃惊，她一方面庆幸终于有了一笔属于自己的钱，另一方面迅速地思考着今天上午已经安排好的那出绑票戏如何收场。她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抢在朱贵的前边，把绑架陈中的事情挽回。

公公走后，冷红匆匆忙忙来到电子游戏厅找到胡强。俩人从一道小门钻进一间幽暗的屋子。

冷红急切地说：“胡强，你还能不能帮着找到朱贵他们？”

“干啥？”胡强不耐烦地问。

“我——不想干了。”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了，干还是不干都得你跟他们联系，你找我干啥？我告诉你，你可别把我扯进去！从现在开始，你啥也没跟我说，我啥也不知道。”胡强的无赖嘴脸叫冷红一阵迷糊恶心，她在心里恶狠狠地连骂了三声在当地男女老少都耳熟能详的最损的话我这里就不学了，扭身走了。在而后的两个多小时时间里，冷红在街上盲目地走着，用手机发疯一般地拨打朱贵留给她的手机号码，每一次都是相同的女生用相同的不带感情色彩的声音和语调告诉她，对方已关机或不在服务区内。到后来冷红对这个声音充满了刻骨的仇恨，但是她毫无办法，对方依然沉着地告诉她：您拨打的手机已关机或不在服务区内。冷红彻底地傻眼了。

经过一个不眠的夜晚以后，冷红想了无数个挽救的办法，到早晨起床的时候发现哪一个都用不上。她不能明晃晃在家里看着陈中，又不能跟着他保护他。近三年来，陈中躲她像躲瘟神一样，

在冷红的心里，陈中根本就不值得她去保护。再说要有这么好的基础，冷红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最后，冷红豁出去了，心想“车到山前必有路”，再说交了钱，放了人，神不知，鬼不觉，谁能知道我冷红在里边做了什么？但是人毕竟是个复杂的动物，冷红这个主意已经翻来覆去地想过多少遍了，心里还难免七上八下地不安，这里有不安全也有怜悯。冷红在送儿子去幼儿园之前，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赖在被窝里的丈夫，犹犹豫豫地对他说：“今天还去饭店吗？要不就别去了？在家里待着哪儿也别去。”见陈中没有搭理她的意思，冷红差一点就脱口而出：“你哪儿也不要去，有人要绑架你！”但是，这次绑架行动的策划人是谁？是她冷红。她怎么能说出口呢？犹豫再三，她还是出了家门。

陈中有点纳闷地看着这个已经有点陌生了的女人，没有发现她今天说的话怪怪的，眼神和表情都怪怪的。很长时间了，他讨厌这个女人干涉自己的自由，讨厌她强迫他人的感情，他懒得和她说太多废话。他心里想的是，你个半老徐娘，要不是看在儿子的面子上，早他妈把你给踹了，跟着我享福你就偷着乐吧。他翻了个身，闭着眼装睡，听见房门“咣”地一声关上，就开始他幸福的想像：自从老爷子阔起来以后，什么样的女人我陈中没尝过？什么样的女人不对我陈中百依百顺？他逐个回忆着经手过的女人，回忆着情节和细节，渐渐恢复了常有的兴奋状态。然后他坐起来，给当前做她情妇的女人打电话。这种居高临下而又偷偷摸摸的恋情叫陈中兴奋不已、充满激情。他常常想，钱真是好东西，只要有了钱，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皇上也不过如此呀！当陈中听到房门有一种异常的响动，放下电话起来打开房门，一分钟之后，他的思维被人一棒子敲没了。当陈中被朱贵和王林用毛毯裹上抬出去的时候，他是否还有能力想一想世界上曾经有过这样的皇上吗？陈中被装在麻袋里，然后又被重重地放在王林、朱贵他们开来的破卡车的车厢上，旁边堆满杂物，此时的他没有知觉。我完